

2007年11月 第五卷

M O O K

悦 读

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赵朴初、朱光潜、吕叔湘

致王元化书简

口述史评议

《毛选》英译内情点滴

闲话西游

首次在国内全文发表的巴金专访

当今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曹乃谦

林彪三十年公众影像追踪

外交部长的见闻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5

M^{第五卷}悦读K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5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第五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391-3989-0

I.悦... II.褚... III.书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9602号

悦读MOOK(第五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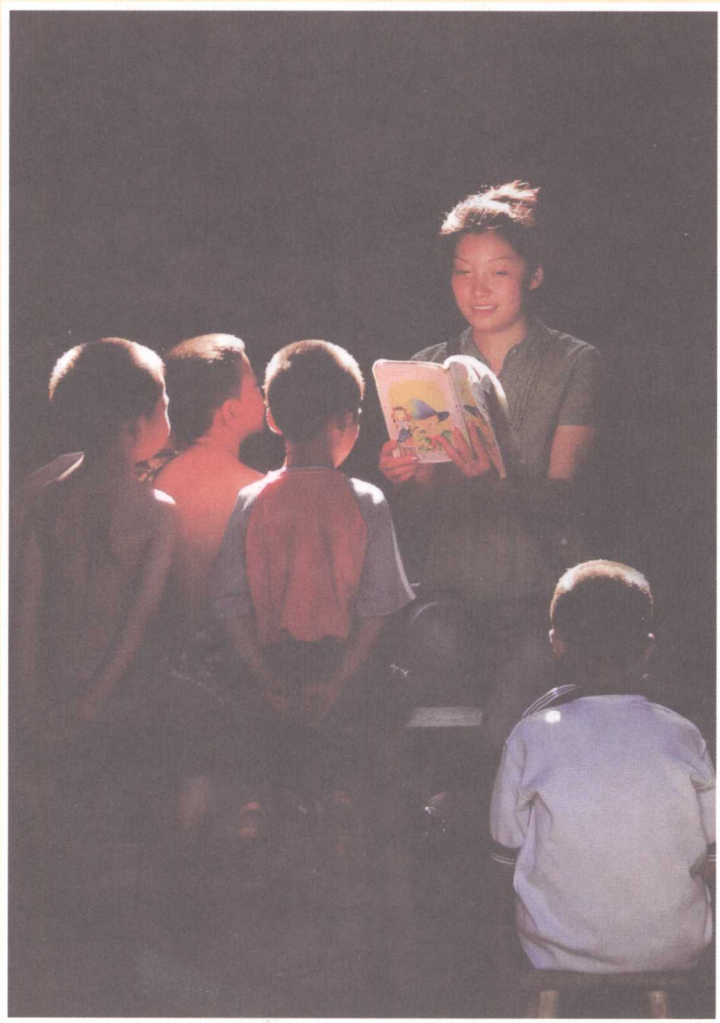
印 张 12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3989-0

定 价 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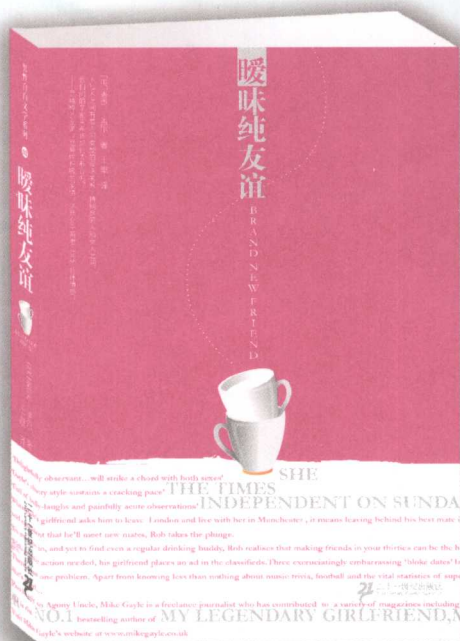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阳光自天窗徐徐洒下，照在年轻的乡村女教师和蔼的脸上，照在她手中的书本上。那阳光仿佛照在镜面一般，整个屋子顿时蓬勃生辉。孩子们端坐着，神情专注，小脑袋沐浴着这光辉……他们陶醉于女教师轻柔的朗读声中。诚如高尔基所言，书籍使他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这本书，因为这带着爱心的朗读，倍添光彩；而孩子们，则因女教师的淳淳爱心，幸福地走进了知识殿堂的大门！

摄影 / 伍自力 文 / 张海虹

英国备受瞩目的畅销小说作家麦克·盖尔
开创了全新的男性自白文学，是出版界的奇迹！
全球销量超过400万册，
亚马逊网站读者五星级热力推荐！



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类型的暧昧关系，
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该如何去形容呢？
是纯粹的友谊？
是异性相吸的爱情？
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情感？

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存在友谊的。

——雨果

- ◆ 看惯女性言情小说的读者，在麦克·盖尔的书将会看到，那些在女性眼里浪漫感人、刻骨铭心的恋爱细节，在男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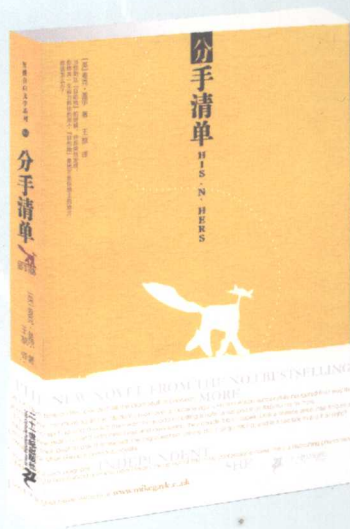
——《上海一周》

- ◆ 带你窥视到男性的内心世界，让你阅读时会心一笑。

——《伯明翰晚报》

- ◆ 盖尔的书就是有这种非凡的能力，他总能捕捉到别的作家想抓却抓不住的东西……那些有趣的片断会让你放声大笑，那些美丽的情景描写也会让你想起曾爱过的人……盖尔的书，精彩不容错过！

——《B杂志》



卷首语

在这一卷中,我们向读者介绍一个新的栏目——文坛掠影。说是“掠影”,其实并非一瞥而过,而是力求从各个视角对文坛的某些现象,作些观察。

本卷这个专栏介绍的是曹乃谦先生。此君原来知名度似不高,可是,当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马悦然先生说“他是中国一流作家之一,都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声名大噪。他的作品原来少人问津,而今洛阳纸贵,被一些出版社抢着出版。国人素有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昼思夜想期盼自己的同胞能得到这样一块奖牌,如今这个评奖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委员说了这番话,怎能不欣喜?问题是曹乃谦先生的作品究竟如何,究竟好在哪里,该怎样评价?还得通过阅读来认识,为此,我们请了几位专家各抒己见,或许有助于读者的了解。

名人的片言只语,媒体的涂脂抹粉,总会左右着读者选择作品的视线。这并不奇怪,书店门前出现的等待签名售书的长龙,可以为证。然而,如果不是某个作者的“粉丝”,盲目抢购也可能出现这一幕:回家一打开作品,就会连呼上当。读书这件事,还得取决于自己的眼光和判断。人云亦云,似不太可能获得真正的阅读乐趣。

《后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读书也是如此,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才能分得清浊,才能不被某种色彩所迷惑。看些什么书,读些什么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旁人的话,只能提供参考,不应左右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阅读,也许才能乐在其中。



MOOK 悦读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目 录

Contents

■清园飞鸿

赵朴初、朱光潜、吕叔湘致王元化书简

5 赵朴初先生来信(三封)

7 朱光潜先生来信(一封)

8 吕叔湘先生来信(一封)

■特稿

9 口述史评议

钱伯城

14 相关链接 口叙历史的前生今世

16 《毛选》英译内情点滴

王水照

21 闲话西游

骆玉明

34 劳伦斯作品传入中国:阴差阳错的历程

黑 马

■书界人物

39 | 坚强的人 ——访问巴金

杨 苡

■议论风生

52 | 续貂录 / 由舒芜新序想到“耻”

虞非子

54 美、钱、权及其他

吴 正

55 “头等战犯”的生产过程

王晓渔

■悦读一得

57 | 久违了,星座

陈四益

62 | 奥黛特与西坡拉——读《追忆似水年华》随笔之一

张宗子

66	读红手记 / 《红楼梦》与旗人世家	徐缉熙
68	海藏楼日记拾零(续篇)	鲲 西
72	畅销书的“面纱”	楚 越
75	禁书过眼录 / 在犹豫中查禁的《新红楼梦》	林 鸥

■域外风

77	金戈铁马两河间	萧文泉
81	天使之城的瑰宝——踏访美洲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姚燕瑾
84	寻访斯坦倍克	郭启宏
85	《维特》后面的故事	唐利军

■争 鸣

88	《色,戒》续“考”	余 斌
94	孔子说得,李零辈说不得	王得后
97	究竟谁在误说	秦 璜

■文坛掠影

	当前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曹乃谦	
101	曹乃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李云雷
103	由方言成就的小说	赵 晖
104	得之于简,失之于单	邵燕君
	相关链接	
107	曹乃谦其人	
109	曹乃谦作品选:男人	

■海外书情

111	有道德的动物——钻石传奇——纪德同志—— 随波而去的艺术生涯——作家的心灵笔记—— 理想的花园——谁是荷马——开发你的群商
-----	---

■热点档案

119	疑难新词解释
-----	--------

■书海巡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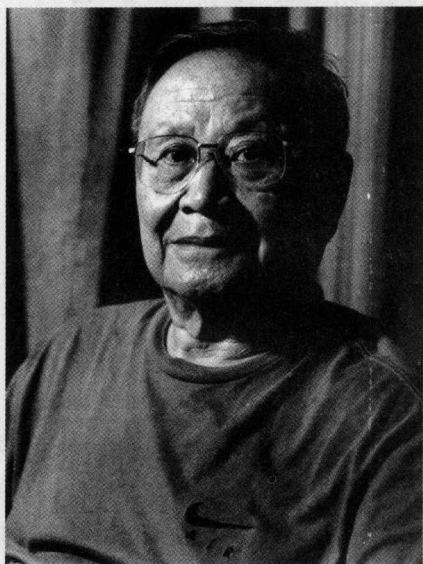
- 有此一说
- 122 分配不公超过了警戒线——毛泽东谈“抢救运动”——企业反映政府官员索贿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有关中国水污染的一些数字
- 126 蒋介石是否曾下令张学良不抵抗？
——蒋介石日记揭秘“九·一八”事变 周天度
- 129 中国和日本谁了解谁？
历史往事
- 132 《刘志丹》——一部命运多舛的小说 詹玲
- 140 延安交谊舞始末 朱鸿召
- 146 “失踪”的元帅——林彪三十年公众影像追踪 马智冲 陈位昊
- 149 林彪坠机之谜 张凡 何璐
相关链接 林彪女儿感想
- 159 中阿关系破裂内幕 王洪起
图与文
- 163 难以忽视的真相
人物志
- 168 外交部长的见闻 黄华
- 172 《一条大河》是如何诞生的 周长行
- 175 溥仪和梅兰芳 王庆祥
- 179 陈锡联回忆逮捕“四人帮”
- 181 于凤至给赵一荻的亲笔信
- 182 孙中山后代的遭遇 王丰 杨素
四面八方
- 184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付海
- 186 NBA如何进入中国 [美]布鲁克·拉尔默
养生之道
- 189 梁漱溟的养生之道 汪东林

赵朴初、朱光潜、吕叔湘致王元化书简

编者的话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名为“清园”的书斋中,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海内外的信件,已交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就有两千余封。这些信件大都是在“文革”后友人写给元化先生的。其中有先生在学术界的故旧新交,有结识时间不久的后辈学子,也有历经数十年风霜雨雪情谊不改的亲朋好友。每封信在当时都有它的背景,透露一些令元化先生迄今难忘的往事和深深的眷念。其中不少写信者已离开这个世间了。但信中流泻的友情和关爱,令元化先生萦绕心头难以忘怀。而历经岁月沧桑依然生动如昔的名人手迹,今天读来更是弥足珍贵。

征得元化先生的同意,我们特辟“清园飞鸿”专栏,陆续选刊,信后附有简略介绍,以飨读者。



王元化先生

赵朴初先生来信(三封)

元化同志:

得大函,欣同晤对。遵示题基金会名,不知合用否。如不合式就请放进字纸篓为荷。年来耳聋愈甚,有完全失聪之可能。他日相见恐只能作笔谈耳。

敬颂

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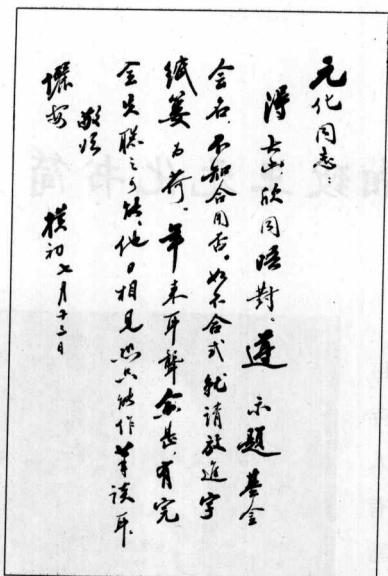
朴初

七月十三日

元化同志:

惠赐大著,昨晚收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非常佩服您博学深思。杜亚泉其人,名字我都不知,何况其学识?真应当谢谢您,开了我的一点茅塞。

我最近确实较忙,自上月从日本归来后,一直忙于开会,应付纷繁的人事。邓颖超大姐逝世



前曾嘱我“注意劳逸结合,把重点放在‘逸’字上”,无奈做不到。幸顽躯尚适,只是耳聋更甚耳。

勿此敬颂

撰安

朴 初

十一月十日

张可同志均此奉候

邦织附笔问讯

元化同志:

接奉大函,敬悉一是。我曾听说上海很热,初未料到竟是百年未见之奇热,幸诸亲友俱无恙,可

为之庆幸。北京凉爽得多,我因受凉感冒,入住医院,几致肺炎。现感冒已痊可,但医师怀疑有其它病症,留住检查,可能还须小住一星期。

前接大函嘱书会名,立即书就,交秘书寄发,后家人接到电话,始查悉,被压置多日未办,当即快邮寄出,时弟已住医院。年轻人做事太不认真,致劳久候,至以为歉。近来发现不认真工作已是普遍现象,深堪忧虑。我自己教育工作也未作好。

您寄赠的书,我至今未看到。邦织问了秘书,正在查,尚无消息。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如果是十几年前,定会拍桌子。

叨在老友,揭自己的疮疤给你看,于此可见一斑。

多保重,敬祝您和张可同志安好。

朴初、邦织上

七月三十一日

今后来信,信封上请写陈邦织的名字。以免人拆看。

此信未发,夏衍同志的女儿送来您和夏老惠赠鲜花,病室寂寥,顿增春色,盛意至感。写到此,家人又送来手翰,高情重叠,弥可珍爱。尊嘱以顾问见委,谨当附骥,惟学识空疏徒增渐汗耳。

弟又及

七月三十一日午饭时

编者按:

元化先生与赵朴初先生的通信远不止这几封。这里选辑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元化先生请赵朴初先生为一个基金会题写会名一事,朴初先生给元化先生的三封信。

回忆与赵朴初先生的友情,元化先生有些动容。他说,记得那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时期。朴初先生在上海居住,住处就在北京西路原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旁的

觉园。初次见面是由朴初先生的朋友梅大雷介绍的。当时元化先生约二十出头一点的年纪。朴初先生也不过三十岁光景,他眉清目秀,身穿一件绸质长衫,风度翩翩一美少年,才气横溢。朴初先生是位佛教居士,宗教信仰甚笃,终身茹素,那次请吃饭,吃的也是素斋。

那年头,朴初先生在佛教协会任职,办了一个难民事务所。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人们纷纷离开“孤岛”。难民事务所收容有各色人等,这些人向哪里转移?距离最近的就是苏南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朴初先生去新四军驻沪办事处,想找潘汉年帮助解决,但未遇见,接待他的是张爱萍(当时他并不认识),由张爱萍写了便条介绍他与新四军接上了关系,顺利转移了难民。

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钟沛璋办了一份杂志,他来上海,要元化先生介绍去看望朴初先生,元化先生陪同前往,还拍了一张照片。

——编者

朱光潜先生来信(一封)

元化同志:

近得来信知已回上海,并对拙文所提政法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分别和关系的看法表示同意。这其实就是政治与学术的分别和关系问题。看到一些“商榷”,准备到一定阶段再作答复。我对《文心雕龙》虽读过,但未认真研究,有意待抽得出闲空时再据范注和尊注仔细读一读,如有所得,当再奉告请教。

兹有文革前北大哲学系同学曹天宇同志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早年著作颇有心得,后受“四人帮”残酷迫害,劳动改造多年,最近才得平反,惟尚未安排工作,特介绍他造访您一谈,此是有用之才,请斟酌大百科全书编纂处是否可以安插。我写此信,是为国家事业和培养人才着想,并不是要循私情,想不见怪。专颂春节佳快,

并询嫂夫人安好!

朱光潜

1980年1月24日

编者按:

这封信写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而元化先生收到时已是一九八七年九月,朱先生已谢世一年多了。

信的开头朱先生虽提到“政法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分别和关系的看法,其实就是政治与学术的分别和关系问题”,但并未展开。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元化先生介绍朱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曹天宇“是否可以在大百科全书编纂处安排工作”一事。信是让曹天宇面呈元化先生的。而后因曹天宇未来上海,信就一直没有机会交给元化先生。一九八六年朱先生仙逝,时在美国的曹天宇觉得有责任将朱先生的信交给元化

先生,于是从美国寄来了信的复印件,请人转给了元化先生。谈起朱光潜先生,元化先生说,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朱先生的美学论著,诸如《谈美的十二封信》等,对朱先生崇敬有加。当时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没有机会与朱先生见面。其中既有工作原因,因为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便与朱先生联系;也有地域原因,即与朱先生不在一个城市。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四人帮”后,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间,元化先生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才与朱先生结识。这封信辗转收到已在朱先生谢世之后,所以无法回信。

——编者

吕叔湘先生来信(一封)

元化同志:

收到惠赠大作,谨当从容拜读,先此申谢。

承询“为意识流争专利权”有无语病,我觉这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为世界杯争决赛权”也差不多,如果后者能过关,前者应该也能过关。前一句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为……争意识流的专利权”;后一句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罗西为意大利队争世界杯的决赛权”。批评者认定“为”字只有“给、替”的意思,忘了“为”字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目的或目的物。《现代汉语词典》分别列为②③两个义项,见1187页。)鄙见如此,写供参考。

率复,顺颂

暑祺。

吕叔湘

中国语文 编辑部

元化同志:

收到惠赠大作,谨当从容拜读,先此申谢。

承询“为意识流争专利权”有无语病,我觉这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为世界杯争决赛权”也差不多,如果后者能过关,前者应该也能过关。前一句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为……争意识流的专利权”;后一句也可以有另一种说法:“罗西为意大利队争世界杯的决赛权”。批评者认定“为”字只有“给、替”的意思,忘了“为”字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目的或目的物。《现代汉语词典》分别列为②③两个义项,见1187页。)鄙见如此,写供参考。

率复,顺颂
暑祺。

吕叔湘

吕叔湘先生手迹

元化先生认识吕叔湘先生是他一九八一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在北京开会时,是年元化先生六十一岁,吕叔湘先生长元化先生十六岁。

吕先生写给元化先生这封信的缘起,是元化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文中有一句“为意识流争专利权”,引来王蒙先生的批评,认为这句话不通。元化先生就这句话写信请教吕叔湘先生。吕先生来信说,“为”字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目的,或目的物。换句话说:“为意识流争专利权”这句话是可以的,不存在不通的问题。元化先生给王蒙先生回信表示:“您指出的文法问题我将不掺杂任何感情成分在内地完全被动式地辩明几句。将来您读到,我想可以证明我的态度。”

——编者

口述史平议

◎ 钱伯城

近几年,以口述或口述历史名义出版的书增多起来。如何读这些书?应该是“信其可信者耳”。当代出版的许多口述史,包括一般的回忆录。由于某一历史真相每每隐藏于细节之中,所以还可加上一句:于细微处看大文章。

一、什么是口述史?

口述史,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出现了。虽然以广收新词为己任的《现代汉语词典》直到二〇〇五年出版的最新修订第五版,还没有收入这个词目,那是编者失收,并不影响它的存在与流传。近几年,书店里以口述或口述史名义出版的书增多起来,虽然还没有形成什么热,但已成为时尚新词,以此号召,反映了史学界、出版界和读者群这三个方面对这类书的关注与兴趣。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杂志,于二〇〇四年、二〇〇六年先后出版了两期口述史专号增刊,提供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事口述史工作的多项成果,以及这段时间海内外口述史研究的出版信息,还有专家学者的若干篇研究文章。这都有助读者了解口述史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是对口述史有兴趣的读者之一,常看这方面的书,愿从读者角度

谈几点意见,也算野人献芹吧。

我的意见,其实很平常,也简单,首先就是一个问题:什么是口述史?我认为应定一个标准,或称特征,共三条,分述如下:

第一条,口述史是口述的回忆录。

这条看似多此一讲的话,重点在确定口述史的实质是回忆录这个落脚点上。口述,不同于笔写,强调一下口述,这是口述史的第一标准,也是特征,有此必要。但口述什么呢?这更重要。必须落实到口述者本人对某件或某段历史的回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忆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历史记载。例如《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下属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的产物,当然是口述史,但同时名为回忆录,这就是必须落实到这个回忆录上面。又如《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也是一部口述史,当时黄“双目已近失明,由克诚讲述”,夫人唐棣华“和孩子们忠实地记录整理”(见本书后记)。最后也是作为回忆录形式(《自述》)出版。回忆录的名称可不同,五花八门均无不可,但实质不能变。名人的口述史如此,非名人的口述史也不例外。

为什么要强调回忆录这个重点呢?因为

从《史林》增刊的文章中,似乎有种尊口述史为新学科、新科研项目的论调,回忆录这个实质性名称却不提了,但口述只是完成回忆录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回忆录离得开口述,可改用笔录,口述却离不开回忆录这个载体,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第二条,口述史是口述的语言转换成纸面的文字,并发表出来。

这条是说,保存在磁带上的录音,或保留下来的笔录,主要是录音,如果不能转换成纸面上的文字,并发表出来,那就不能给人阅读,也就无法发挥口述史的作用。这样的口述史,做了虽不能说白做,但只能静静躺在录音的磁带里面,作为某项社会调查的资料储存起来。且看下面引用《史林》杂志二〇〇四年增刊《编者的话》所说的一段话: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通过调查、访问和举行座谈会,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关上海工人运动和工人生活的口述资料,总字数超过一千万。近几年来,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上海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和上海城市史重点学科建设,所内又组织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访、整理,从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四年共出动约二十人,录音磁带七十余盒,整理文稿约一百万字,发表文章近二十篇。

请看录音的口述资料,总字数超过一千万,整理出的文稿仅十分之一的一百万字,而成为文章发表的近二十篇,未谈字数,若以每篇一万字计算,不过二十万字,还有九百八十万字的录音资料未能转换成纸面文字供人阅读。因此也不能称之为口述史。

这条口述史特征,强调的就是由录音转换成文字并发表出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三条,口述史是一般回忆录的延伸与扩大。

这条似乎也有点多此一讲之嫌,因为具备了前两条的条件与特征,很自然就会达到这条所要求的结果。其实不然,具体的内容如何,还必须一一予以具体化。

先谈一般回忆录,这指的就是由作者本人执笔撰写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如季羨林《牛棚杂录》、韦君宜《思痛录》、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等,翻译过来的如克林顿《我的生活》、叶利钦《午夜日记》等都是。

再谈延伸与扩大。一般的回忆录,限于执笔撰写,现在增加了口述录音或口述笔录(主要还是录音)的功能,为回忆录的传承,特别是扩大做出了贡献。原来一些不写回忆录的人群,由于有了口述史的出现与开展,逐渐进入了参与录写回忆录的范围。这样的人群,包括名人中的高年老翁或一些无暇执笔者和非名人中的不善写作者。前者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拟定的“中国名人口述自传”,计划中的名人已列出名字的,有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见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后记》)。后者如《史林》杂志二〇〇四年、二〇〇六年增刊口述史专号所载的近四十篇文章,作者群涵盖了社会各界各业人士,他们中有工商业者、买办、店员、教师、民间艺人,甚至有民国时期妻妾共居家庭的生活记录,等等。如果没有口述史这项活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会有回忆录文章保留下来的。因此,不论是名人或非名人,由于口述而扩大了回忆录范围,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自然是大好事,但我并不赞

成为口述而口述的无限扩大化,为赶时髦,什么人,什么事,都一哄而上,口述一番,那就过分热闹了。

以上三条,就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对什么是口述史这个问题的一点认识和看法。于是,也就衍生后面两个问题。

二、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口述史在由口述录音(也有少数笔录)转换为纸面文字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助手协助完成,方能成为通顺可读的文章或著作。这个工作称之为整理工作;做这个整理工作的助手,称之为整理者。出版发表的口述史的文章或著作,当然由口述者的作者署名,但与作者并列的,必然还有一个整理者的署名。有个别特殊情况,封面和版权页无整理者的署名,但在此书的前言或后记中,一定也要提及他或他们整理者的名字。整理者与口述主人的关系,犹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整理者决定着他所整理的这本回忆录的内容取舍和文风华实。这种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我每想起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林氏依靠一位口述者的传译,转换成《左传》、《史记》式的文言文,钱锺书举《块肉余生述》为例,赞之为比起后来的白话文翻译(《大卫·考柏菲尔》)更能传神达意,也就是说更接近和忠实于原著。今天口述史整理者的地位,相当于当年林琴南的地位;他的作用,自然也应该与之相符才是。

这里举几本口述史一谈。

《李宗仁回忆录》,整理者唐德刚。据唐在本书的《后记》中介绍,他开始工作时,对李宗仁供给的口述史料,决定不去画蛇添足,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但在工作过程中,又不得不广集史料,参照笔记,一

气写成初稿,交李认可。李改完后,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饰。此一过程,唐氏归纳为三大原则:

1. 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著述史料,全是我(唐自称)一手搜集编辑的。

2. 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所以笔者(唐自称)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3. 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修改,我(唐自称)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全稿改后再经他核准认可。

唐德刚这位口述史整理者自述的工作经历、工作方法和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几条整理原则,都有示范意义,对于所有的整理者来说,基本上应是相似的或适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回忆录出版时的署名形式: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他不用“整理”,而用“撰写”,表明它不仅是“助手”,而且是“合伙人”,并享有著作权。这说明整理者地位的上升,但同时也开了一个整理者反客为主的先例。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据《前言》,这本书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胡乔木二十多次谈话记录,由党中央批准成立编写组帮助工作,写出初稿,陆续送他审阅修改,再写成修改稿。又据《后记》,参加编写组的人员,先后达十余人之多。这本书的“谈话录”部分,实际就是一部口述史,编写组的参加者也就是这部分口述史的整理者了。本书编写组《后记》特别提到“这本著作得以出版,还得感谢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

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可见本书的整理者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了。但他们的名字只在《后记》中顺便提及。这是口述史的一个特例,这样众多的编写组整理者来做助手,也只有口述者胡乔木的显赫身份方可做到。但本书整理者所采用的编写程序与编写方式,对所有的口述史整理者来说,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采用的方式大体上还是差不多的。

不过,最普遍可行的还是一对一方式:一个口述者配一个整理者,如《史林》杂志两期增刊口述史专号,登载口述文章近四十篇,每篇各有一个整理者。封面署名“扬帆口述,丁兆甲执笔整理”的《断桅扬帆》,是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扬帆的回忆录,也是一个口述者,一个整理者。整理者丁兆甲,原与扬帆同为抗战时期新四军战士,一九八四年冬在上海重逢,丁兆甲发现这位老友“以前有一对机敏的眼睛,眨一眨眼就能想出主意来,可惜现在已双目失明,戴上了墨镜”,成为一个“默坐无语的老人”。在丁的鼓励下,扬帆同意口述他的身世与二十五年身陷囹圄等经历,他们一共花了八天时间,口述这段历史。由丁参考扬帆的旧笔记,写成文字,先后三次修改,均由扬帆夫人读给扬帆听,做了修改补充,并经有关人士核对部分材料,最后定稿。这是一位志愿整理者,协助一位盲人完成的口述史,署“执笔整理”,名副其实。

当代中国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这是出版社“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的一种,整理者的署名是“访谈、整理:朱元石等”,用小号字体排在封面书名下面,不仔细看,一眼就忽略过去了。这是我看到

的最为谦逊的整理者署名,有一个“等”字,说明协助者还不止一人。吴德女儿吴铁梅在书末写了《后记》,叙述这本回忆录的口述整理经过:一九九三年夏季,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延明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吴德很满意,说:“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又说:“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正是这两位整理者的踏实工作,这本回忆录基本上真实地又是朴实地反映了吴德“文革”十年的主要经历和亲身见闻。唐德刚是整理口述史深知其中甘苦的过来者,他有一段整理李宗仁口述回忆录的经验之谈:

我这位执笔人,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吧。(《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拿这段话对照吴德这本口述回忆录,我认为庶几近之了。这当然是朱元石、刘志男二位整理者的功劳。

《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2006年1月出版)和《我所亲历的胡风案》(2007年1月出版),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以口述名义最新出版的书。前一书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的一种,后一书是中共党史出版社“亲历者口述”系列的一种。这两个出版社,都是中央级的大牌出版社,是读者所信任的官方出版社。两书的口述者同为法官王文正,整理者同为沈国凡,但标名“采写”,这同唐德刚用“撰写”,《胡乔木回忆录》记录人员用